

古人雪天雅趣多



古人下雪天可干的事情很多,而且风雅有趣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下雪天最喜欢和人畅饮,除了那首著名的《问刘十九》——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还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,“一盏寒灯云外夜,数杯温酎雪中春”“十分满醖黄金液,一尽中庭白玉尘”。当然,有这样偏爱的还有大诗人李白,他曾写过“雪花酒上灭,顿觉夜寒无”,可见雪夜饮酒,暖心暖身,如果碰巧有好友相伴,岂不是人生美事一桩?

踏雪寻梅也是古人下雪天爱干的事情。唐代诗人孟浩然说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”,独自咀嚼这句话,不由得乐了。诗人有癖,大雪纷飞中骑在驴背上,不是急着赶回家,而是在驴背上慢悠悠地斟酌词句,想想是不是怪有意思的?可谓诗痴一个。宋人曾几喜欢雪后折梅放置灯下,万物凋零的冬天,有梅花

自雪中来,可谓清新养眼:“窗几数枝逾静好,园林一雪倍清新”。最让人喜欢的要数宋人卢梅坡的两句: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,清绝,风雅,妙不可言。大诗人陆游曾为“梅花醉十年”,清代画家恽寿平曾“踏遍梅花带月归”。踏雪寻梅,雪与梅相互交映,可谓诗情画意,彰显出风情与雅致。

下雪天煮茶听雪也是一件风雅的事情。古人喜欢用雪水煮茶,唐人陆龟蒙有诗:“闲来松下坐,看煮松上雪。”《红楼梦》中的妙玉也曾收了梅花上的雪,留着烹茶用。松上雪,有清幽的木香。梅上雪,有独特的香禀。都是煮茶的好雪,加之神奇的东方小树叶,独具茶之禅意。融合在一起,可谓天上人间,精妙绝伦。清代学者震钧曾说:“雪水味清,然有土气,以洁瓮储之,经年始可饮”,可见虽是雪水煮茶,却不是即取即用,一定是隔年或多年的。唐代诗人司空图喜欢雪天喝茶:“中宵茶鼎沸

时惊,正是寒窗竹雪明”,雪夜煮茶,人已昏昏欲睡,茶汤鼎沸,人才惊醒,可见他对茶的痴爱与偏好。人在寂寞的时候能干什么?当然是煮茶听雪。

唐代诗人贾岛喜欢雪夜静坐,他曾写过:“十里寻幽寺,寒流数派分。僧同雪夜坐,雁向草堂闻”,寥寥几笔,山寺、秃树、清水寒流、僧人、雪夜,呈现在同一个空间和维度,清淡素朴,清瘦寒凉,读来有一种凉慢慢侵入骨的感觉。唐代诗人李颀喜欢雪夜访友:“何人山雪夜,相访不相思。”下雪天正好闲来无事,雪夜访友,就不用日日在心中挂念了。晚明才子张岱喜欢下雪天到湖心赏雪,闲情雅兴不与一般人同。烟水苍苍,白雪茫茫,天光水色,一叶扁舟,人在画中。

冬天里,最惬意的时光就是下雪天,与古人相比,今人是猫在家里上网,刷手机,看电视但没有情调,简直就是乏味。

据《思维与智慧》

歌舞引发的战争

公元405年,刘裕把持朝政,势力愈加膨胀。有人曾向他献媚说,可在府上修建一个歌伎馆来丰富一下业余生活。没想到刘裕破口大骂:“你们竟敢教我沉迷玩乐,这种误国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”此事一传开,再也没有人敢言歌舞之事了。每次看到有人“咿咿呀呀”,刘裕就嗤之以鼻。朝堂上那些爱好歌舞的官员,纷纷受到打压和排挤,甚至还有被罢官回乡的。市井之上,歌伎馆更是门前萧条,纷纷关门落锁。

相反,南燕国主慕容超与刘裕不同,他是一个十足的“歌舞迷”,无论是吃饭、下棋还是上朝,都要有丝竹之声相伴,那些稍懂音律的官员都受到重用。因此那些以歌舞为生的卖

艺人纷纷涌入南燕,就连东晋一些受排挤的官员也在私底下找人托关系,想叛逃到南燕。这让刘裕勃然大怒,他发布法令,凡是试图偷渡到南燕而被抓住的一律问斩,同时还派重兵驻守边疆,对那些偷渡人员进行围追堵截。

慕容超知道后不乐意了,也派重兵驻守边疆,凡是刘裕追逃的人他就出兵保护和接应,还把他们的编排到自己的歌伎馆里。

这样一来矛盾不断升级,战事一触即发。公元409年四月,刘裕亲率大军讨伐南燕,慕容超也不甘示弱,全副武装率军抵抗。不爱歌舞的刘裕和热爱歌舞的慕容超,就这样干了起来。一年后慕容超被擒,南燕不复存在。

据《百家讲坛》

张伯苓的“包金婚”



一代教育大家张伯苓是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的缔造者,其在教育史上的功绩和地位毋庸赘述,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鲜被提及。其实,他还是一位好丈夫,有一位令人羡慕的贤内助。

1935年2月23日,《北洋画报》上刊登了一对老夫妇的合影,这就是准备庆祝“包金婚”的张伯苓夫妇。“包金婚”是张伯苓自创的词儿。当时西方的一些风气已经传入中国,比如结婚25年被称为“银婚”,结婚50年被称为“金婚”。1935年,张伯苓夫妇结婚整整40年,张伯苓戏称此为“包金婚”,取正在金、银婚之间的意思。

张伯苓操办这样一个庆典,完全是为了向默默支持他从事教育事业40年的王淑贞表

达自己的谢意。张伯苓平时忙于教育事业,对家庭投入精力很少,因此,孝敬老人、照顾年幼的小叔、抚养孩子等由张伯苓夫人王淑贞一力承担。

张伯苓的婚姻是“旧式”的婚姻。在庆祝会上,张伯苓就夫妻相处之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:“新式婚姻在结婚时即存有可以离婚之后门可走,故双方不肯委曲求全;旧式婚姻结合后,认为只有共同生活一途,不作他想,故能力谋和谐。”他认为夫妻之间应该相互体贴、体谅,即便妻子不工作而在家照顾家庭,双方也是平等的,丈夫不应该因此就认为妻子伺候自己是理所应当的。

张伯苓在演讲中说,男士应该学会“捧”太太,太太有一分好,丈夫应该赞美上二分;丈夫应该时常对妻子有所表示,比如买点礼物;丈夫对妻子还要能忍、能让。总之,在婚姻关系中,男人的责任占“六成五至七成”。他还幽默地说:“四十年来,我的内人便是我用热风吹起来的。”

张伯苓的“旧式”婚姻,虽然和现代的婚姻有所不同,但其中的夫妻相处之道,还是值得大家学习借鉴的。据《中国档案报》

陈宝箴智劝曾国藩

曾国藩和沈葆楨,都是清代名声极好的朝廷大员,但两个人绝交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起因是曾国藩在围剿太平天国军时,军情紧急,缺饷缺粮,而附近的沈葆楨却把江西漕银扣住,未接济曾国藩分文。曾国藩认为沈葆楨只顾自己的安危,不顾国家全局,对湘军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。而且,曾国藩认定沈葆楨是在出卖他,所以记恨在心,坚决绝交。

直到太平天国已被剿灭,曾国藩依然对沈葆楨不理不睬,沈葆楨几度写信去道歉,曾国藩也不回复。这时有位名叫陈宝箴的才子,听说二人有难解的心结,就去拜见曾国藩。陈宝箴对曾国藩说:

“我一路坐船来到江南,中途遇到了大风。舟子们虽然各自努力撑船,但情况紧急时,掌舵的在狂风里骂撑篙的,撑篙的在暴雨里骂划桨的,这些舟子们本是父子兄弟,但情绪一激动,出口就是责备,好像不能相互容忍。过了一会,风停了,船也泊在港湾了,他们买酒

买肉来互相慰劳,又恢复了平日一家人的情谊。”

陈宝箴叙述路途所见,接着说:“真过分呀!这些卑鄙的小民,每天喜怒无常,变化得这么快。”曾国藩觉得陈宝箴的结论不太对,开导他说:“在狂风暴雨里互相叫骂,那是大家害怕船会翻覆,这些责骂并不是出于私心,而是为了大家的安全。等到船停妥了,疾风骤雨也过去了,就在一起饮酒作乐,这不是很正常吗?你为什么笑他们喜怒无常呢?”

这时陈宝箴把手一拍,“嘿”了一声,乘机说:“那么你和沈葆楨之间的争执,不也是大家害怕两江一带全部倾覆给太平军吗?现在两江一带既已平定,但是两位仍意气顽强,不肯和解,难道你们的见识还比不上卑贱的船夫吗?”

曾国藩听后,忍不住哈哈大笑,拉着陈宝箴的手说:“来来来,我现在马上写一封信,托你带去交给沈葆楨。”从此曾沈二人恢复了朋友的情谊。

据《生活美学》

名人小事

艾青:用稿费请吃饭

上世纪50年代,我国稿费学习苏联,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。著名作家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拿到五六万甚至七八万元的稿酬。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就一万多,赵树理、丁玲、杨朔、萧殷等几位作家都买了房子。艾青的稿费比较高,一发稿费就请大家吃饭,一桌也不过百八十块。不过,普通作家一本书的稿酬还是很少上万的。

袁世凯:喜欢卖弄风雅

袁世凯玩政治的同时,喜欢卖弄风雅。有一次,章太炎的弟子钟稚瑛来拜访,吃饱喝足了,觉得得带点什么,就跟袁世凯讨一幅字来。老袁很高兴,挥笔写了两首诗: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他人爱子亦如余。”袁世凯写完后,说:“跟你师父比,是差远了。”钟稚瑛赶紧说:“哪里,好得很!”回去后就把这幅字扔得远远的。

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陈轸讲故事巧退楚军

公元前323年,楚国军队在柱国(官名)昭阳率领下攻打魏国,大破魏军于襄陵,夺取了八邑之地。昭阳率军乘胜转攻齐国。齐王食不甘味。

游说之士陈轸正好为秦国出使齐国。齐王向他讨教对付楚军之策。陈轸大言不惭地说:“大王放心,让我去退楚兵。”

陈轸到楚军中求见昭阳。昭阳对这位名震列国的说客不敢怠慢,马上接见。陈轸对昭阳说:“我想听听楚国的法度,对击败敌军杀其将领的人,有什么奖赏?”昭阳说:“这样的人可以当上柱国的官,封上爵执圭(爵位)。”陈轸问:“还有比这更高的官爵吗?”昭阳答:“令尹。”陈轸说:“您已经当上了令尹。这是贵国的最高官职。请允许

我打个比方。有人给他的门客一杯酒。门客们议论道:‘几个人共饮一杯酒,不能都喝得到。我们在地上画蛇,先画成蛇的人独饮此酒。’一个人很快画完了,并举起酒杯说:‘我还能给蛇添上足。’此人正在添足之际,另一位画好蛇的人把酒夺去喝了,并对他说:‘蛇本无足,您给画上了足,就不是蛇了。’您现在楚国为相,率军破魏军杀其大将,功劳显赫,但职位却不可再高了。如今又移兵攻齐,如果打败了,身死爵夺,对楚国也是个损失。这就与画蛇添足一样了。不如率军回国,齐国必定感恩戴德。这才是功成而不败之道呵!”昭阳思虑再三就下令撤军了。

据《法制晚报》

徐悲鸿穷困潦倒曾想跳江

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,原名徐寿康,其父徐达章是一名乡村画师,一家八口均靠其父一人卖画鬻字为生。1915年,为寻求出路,年仅20岁的徐悲鸿只身独闯上海。

黄警顽,1894年生,上海人。14岁考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,时任商务印书馆店员,负责外务工作。因其交游广,热心慷慨,有“交际博士”的雅称。当年徐悲鸿来访,黄警顽介绍徐悲鸿为商务出版的教科书绘制插图,但被馆方婉拒。

徐悲鸿生活处处碰壁,连生存也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。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,老板不许他继续住宿,并把箱子扣下了,他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,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。一夜风雨,饥寒交迫,走投无路的徐悲

鸿萌生了轻生之念,但想到黄警顽多次诚恳招待他,便向黄告别。“我无颜见江苏父老!在上海,我举目无亲,只有你一个朋友,永别了!”说完,便快步走出门去。最初,黄警顽开始还不很介意,过后一想:他不会去自杀吧?连假也没有请,就跟了出去,黄警顽在外滩找了好久,才在新关码头找到了他。

看到徐悲鸿无地自容的困窘处境,黄警顽决定让徐悲鸿到他的单身宿舍一起住宿,并到商务发行所饭堂吃免费饭。还为徐悲鸿找到了为中华图书馆绘制《谭腿图说》插图的机会,使徐悲鸿得到一生卖画所得的第一笔30元稿酬。接着,黄警顽向岭南画家高剑父、高奇峰兄弟推荐徐悲鸿,收购其画作;又引见徐悲鸿与湖州丝商

黄震之结识,对徐悲鸿多有资助。徐悲鸿报考震旦大学,攻读法文,每学期4元钱,由黄警顽支付,伙食费则由黄震之担负。徐悲鸿在震旦大学正式读了半年法文,化名“黄扶”,以感念黄警顽与黄震之对他扶助之恩。后来,徐悲鸿入住爱俪园,得到哈同夫人罗迦陵和总管姬觉弥的赏识,以1600元资助徐悲鸿留法深造。在此,又与康有为等名人相识,幸列康氏门墙。由此,初步改变了徐悲鸿的人生。

徐悲鸿终生未忘黄警顽的恩谊。1947年,在商务印书馆服务了40年的黄警顽境况不佳,身名俱泰的徐悲鸿时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,特邀黄警顽北上,安排他当了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。逢年过节必接黄警顽到家中同聚,畅谈至半夜。据《书屋》